朝野輯要 一

四祖肇基王迹

[國]沿革總叙

聖祖龍潛膺運

3487
4651
v.1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HEW

朝野輯要目錄

第一編
東國沿革總叙
四祖肇基王迹
聖祖龍潛膺運
第二編
太祖朝
定宗朝
太宗朝
第三編

松溪
密陽朴經秀元號松園
東279775

世宗
文宗朝
第四編
端宗朝
第五編
世祖朝
德宗 追崇
睿宗朝
第六編
成宗朝

燕山朝

第七編

中宗朝 上

第八編

中宗朝 中

第九編

中宗朝 下

仁宗朝

第十編

明宗朝 上

第十一編
明宗朝下
第十二編
宣祖朝上 附朋黨源委
第十三編
宣祖朝中
第十四編
宣祖朝下
第十五編
光海朝上

第十六編
光海朝下
第十七編
元宗追崇
仁祖朝上
第十八編
仁祖朝中
第十九編
仁祖朝下
第二十編

孝宗[illegible] 附己亥服制議
第二十一編
顯宗朝
第二十二編
肅宗朝上 附懷尼始末
第二十三編
肅宗朝中
第二十四編
肅宗朝下
第二十五編

景宗朝上
第二十六編
景宗朝下
第二十七編
英宗朝上
第二十八編
英宗朝中
第二十九編
英宗朝下附丙丁逆獄
引用諸書

龍飛御天歌

國朝寶鑑

闡義昭鑑

明義錄

朝野記聞 徐文重

朝野僉載 尹衡聖

日月錄 李星齡

青野謾輯 李

國朝典謨 李世瑾

國朝記事

國朝彙言

海東樂府
太平閑話
筆苑雜記 徐居正
慵齋叢話 成俔
青坡劇談 南孝温
秋江冷話 南孝温
彛尊錄 金宗直
搜聞瑣錄 曹伸
前言往行錄 金許

師友言行錄　辛永禧
圃樵丙辰丁巳錄　任輔臣
陰崖日錄　李耔
思齋摭言　金正國
企齋記異　申光漢
戊申記聞　李遵
蘓齋日記　盧守愼
石潭日記　李珥
清江小說
侯鯖瑣語　李濟臣

秋澗癸甲錄　禹性傳
海東野言　許篈
野言別集
識小錄
稗官雜記　攷事撮要　魚叔權
松窩雜記　李墍
丁戊錄　黃有詹
長貧胡撰　尹耆獻
五山說林　車天輅
東閣雜記　李廷馦

月窓野話　仁興君俁
象村彙言　申欽
芝峰類説　李睟光
於于野談　柳夢寅
谿谷漫筆　張維
澤堂雜著　李植
竹窓閑話　李德泂
牛山甲癸錄　安邦俊
逵州聞見錄　李民寏
荷潭破寂錄　金時讓

逐睡篇
涪溪記聞
紫海筆談　金時讓
晴翁漫錄　鄭弘溟
樂全漫錄　申翊聖
公私聞見錄
困繼錄
感異篇　鄭在崙
石室語錄　金尚容
沙溪語錄　金長生

尤菴年譜 宋時烈
同春年譜 宋俊吉
南溪記聞 朴世采
魯西日記 尹宣擧
眉叟記言 許穆
魯陵誌 尹舜擧
閑居漫錄 姜柏年
磻溪隨錄 柳馨遠
海東名臣錄
己卯錄 金堉

昭代叢言　鄭道應
丙子錄　羅萬甲
亂離日記
南漢亂雜錄　趙慶男
黃兎記事
鵝城雜記
菊堂俳語　李積
雪壑搜聞
晴窓軟談
冶谷三官記　趙克善

羣貃一斑

諺曰東國通鑑其誰讀之盖我東士於歷代史牒辨為博洽者不為不多獨於東史貫通者罕焉譬之猶人記他人家事甚悉而自家門內事抛閣一邊漫不留意烏乎可哉余亦同俗者固不可議裸而老病閉戶無計遣日月求諸家野乘雜種瑣錄試加繙閱我　國朝數百年事略得以領會第其雜出於各家之所記詳畧互殊繫漫相混年條類多闕遺亦有詳於記年者而事之大而久者或經累歲或歷數朝一事之始之終散在於某朝某年覽者艱於尋逐欲究其本末固無以一開卷瞭然余用是病焉乃就諸家并為蒐獵但恐編秩浩夥不得不若於遠而稍

詳於近刪其氄而只撮其精一事之分在各年者段段截取從其類而合記之要之詳其本共末而亦各以干支冠之使不失年條焉凡我聖祖神孫創業垂統之盛德嵬烈以至夫定内亂平外寇并謹采錄至若碩輔名卿與夫忠節之士固宜表而出之間有宵小或害于家凶于國亦可以為戒故各於本事下畧抄其蹟而附之又其他黄閣文衡湖堂及勳臣 廟庭配享臣并附錄于各朝末端書成凡二十九編總而名之曰朝野輯要此是謄傳古紙不敢有增損以犯僭妄之罪也嗚呼石室金櫃人莫得以窺之如有欲知 國朝故事者此雖一斑或可以小補而第恨書籍鮮小搜錄不廣見鮮淺短裁酌乖宜不足示人聊以藏諸巾笥中以為必時不讀東國通鑑之警云爾歲甲

辰春暮七十一歲翁書于耕漁齋

朝野輯要卷之一

東國沿革總叙

我國天文尾箕分埜即析木之次中國稱東夷西羌南蠻北狄羌從羊蠻從虫狄從犬夷從人箕子入朝鮮孔子欲居九夷我東非外夷之國也與中國彷彿故稱小中華唐堯之時而檀君並立武王之世而箕子爲君炎漢之興而衛滿都平壤五季亂熄而三韓統一宋祖將興而麗祖已起 太明御宇而我 太祖定鼎檀君後堯二十五年我 太祖亦後明 太祖二十五年自唐堯元年甲辰至明 太祖元年戊申三千七百二十五年自檀君元年戊辰至我 太祖元年壬申亦三千七百二十五年此則氣數同也燕代近朔而豆滿隣靺鞨閩浙通蠻而萊州接馬島東有魚塩

之利即一青齊南稱稻粱之饒足當吳會此則地理符也

檀君名王儉東方初無君長有九種夷昔有天神桓因率徒三千降于太白山(今寧邊妙香山)頂神檀木樹下謂之神市時有一熊祝于神願作人身神遺藥使食之化為女神假化為婚生子是為檀君立國號曰朝鮮即唐堯二十五年戊辰也至商武丁八年阿斯達山(今九月山)為神壽一千九百八歲陽村權近有詩曰傳世不知幾歷年曾過千檀君娶非西岬河伯女生子曰扶婁禹會塗山時遣子扶婁朝焉 三國史曰北扶餘王解夫婁遷都迦葉原(成川)國號東扶餘其舊都有人自稱天帝子解慕漱來都焉又扶婁老無子祈嗣山川所乘馬至鯤淵見大石相對流淚王佐之轉其石有小兒金色蛙形王喜曰天錫我胤仍名曰金蛙王薨嗣立又一說漢宣

帝時天帝子降于訖骨城立都國號北扶餘(寧邊)自稱名解慕漱生子扶婁以解為姓又曰扶婁薨金蛙嗣立傳子帶素至高麗無恤王國除帶素之弟奔曷思水濱立為曷思王 眉叟記言曰曷思至孫都頭降句麗東扶餘亡檀君自陶唐至商丁一千四十八年夫婁後思曷之亡在莽之世亦千年按扶餘王扶婁之得見在漢宣神雀三年與檀君子扶婁朝夏之歲相距千五百矣今記言以東扶餘夫婁為檀君子夫婁未知何據

箕子姓子名胥餘殷太師殷亡浮海至東五千人禮樂卜筮随来武王因封之而不臣國號朝鮮都平壤至四十一代孫箕否畏秦服屬否子準始稱王漢惠帝元年丁未燕人衛滿襲伐準準海南奔為馬韓起箕子己卯至準己未共九百二十九年

馬韓箕準至金馬郡(益山)建國稱馬

韓統五十餘國自準歷累世至漢成帝癸卯為百濟始祖溫祚所滅起丁未至己巳共二百三年箕子傳祚合一千一百三十二年　芝峰類說曰箕子墓在平壤城外而閭中朝河南地亦有箕子墓云豈歿而返葬歟然則平壤墓箕子後裔之所藏也　辰韓秦之亡人避役入馬韓統十二國常用馬韓人作主不能自立其地後為新羅始祖赫居世所都　弁韓不知始祖亦統十二國屬於辰韓後降于新羅蓋其地在嶺南右道之南邊與倭接焉一說弁韓樂浪之苗裔也馬辰弁是為三韓

衛滿漢宣帝燕王盧綰叛入匈奴衛滿為胡服到浿水求居西界箕準封之百里地遂襲準據王儉城（平壤）國號朝鮮至孫右渠漢武帝遣將討之右渠以國降漢分其地為樂浪（今江陵即穢國）臨芚玄菟（今咸興東沃沮）

真蕃今咸興北胡地四郡昭帝改四郡為二府玄菟真蕃為平州都督府樂浪臨芚東府督都府檀君箕子衛滿是為三朝鮮在東表日先明故曰朝鮮人以有汕水故名焉

新羅始祖赫居世也初朝鮮遺民分居山谷為六村漢宣帝地節元年高墟村長蘇代公望見楊山麓蘿井林間有白馬跪拜狀即觀之馬忽不見大卵部之嬰兒出焉及年十三歳六部人以其生神異立為君稱赫居世居西干方言尊長之稱以大卵如瓠辰人以瓠謂朴以朴為氏一說赫居世乃桃山聖母所誕聖母本中國帝女得仙術来東為神云　多婆那國在倭國一千里東其國王娶女國王女有娠七年生大卵以帛裹之置櫝中載船浮海祝曰到有緣之地立國至

辰韓阿珍浦有嫗開見之小兒在焉初來時有鵲飛集故去其鳥以昔爲姓解櫝而出故名脫解王以女妻之及儒理王將薨曰先王顧命曰無論子婿以年長且賢者繼位遂傳位於脫解是爲新羅第四王脫解夜聞金城始林樹間有鷄鳴聲視之有金色小櫝掛樹枝白鷄鳴於下取櫝開見有男兒收養之名曰閼智出於金櫝故姓氏因名其林曰鷄林閼智七世孫味鄒娶助賁王女無子味鄒代立是金氏開國之始也　新羅都辰韓地慶州號徐羅或稱斯盧至智證王始定國號新羅新者德業日新羅者網羅四方之義也朴昔金三姓相傳五十五王共九百九十年至敬順王降於高麗　駕洛始祖首露王立國於新羅儒理王時爲附庸國漢光武建武十八年三月駕洛金海人禊飲水濱望見

龜旨峯有異氣視之有紫繩繫金盒開視有金色六卵剖殼六童子出年可十五歷十餘日身長九尺衆遂奉一人為主即首露王也生于金盒因姓金氏國號伽倻餘五人各為五加耶主五伽倻即高靈固城星州咸安咸昌自首露歷十王共四百九十一年至仇衡降于新羅

高句麗建國於新羅赫居世二十一年始祖東明王朱蒙也東扶餘王金蛙得女子於優渤水問之曰我是河伯女名柳花有男子稱解漱者誘我鴨綠江邊私之父母責我無媒從人謫居于此云金蛙異之幽閉室中為日所照因有娠生大卵棄之牛馬不踐鳥覆翼之遂以帛裹之置室中有男子破殼而出年甫七歲作弓矢射之百發百中扶餘俗以善射稱朱蒙故名之金蛙諸子忌而欲殺之朱蒙逃至卒本川㳙沸流

水上居之自稱高辛後以高為姓自以為生於遼東句麗山下以其姓冠於山名以為國號後都平壤至寶藏王降唐唐置都護府於平壤　東明王至寶藏二十八世共七百五年

弓裔新羅憲安王庶子生時屋上素光若虹日官奏此兒以重午日生生而有齒不利於國王敕中使殺之取襁褓投樓下乳婢竊捧之手觸眇一目而逃年十餘祝髮自稱彌勒佛投北原賊梁吉衆至萬餘全據松岳稱後高句麗徙都鉄原改國號泰封日肆凶悪諸將立王建為王卽麗太祖也裔亡去為斧壤民所害

百濟建國於新羅赫居世四十年始祖温祚王也句麗東明王有二子長沸流次温祚初以烏干等十人從之號十濟後以百姓樂從故號百

濟都慰禮城稷山後都泗沘扶餘至義慈王降唐唐置熊津都督府　温祚

至義慈三十世共六百七十八年

甄萱新羅尚州人本姓李其祖有女姿容端正謂其父曰每有一紫衣男到寢交父曰汝以長絲貫針刺其衣從之日明尋絲於北窓下針刺於大蚯蚓之腰因娠生男父耕野母餉之置諸林下虎來乳之及長自改姓名曰甄萱赴海戍見女主政亂嘯聚亡命仍拔北原賊梁吉後據完山稱王國號後百濟襲王都弑王欲立其少子金剛長子神劒殺金剛自立而幽萱金山佛寺萱脫身投高麗請誅神劒王討之神劒乃降以歸命原之萱憤懣疽背死

高麗太祖王建初有聖骨將軍與同里九人捕鷹平那山牛峯尼山聖宿

至恭讓王降封君

我國地形袤坐巳向三面際海一隅連陸總城正北海南正南寧邊

正東豊川正西南北三千九八厂里東西千百二里

京畿道古馬韓之城高句麗百濟分居其地漢時為樂浪郡所管

麗時為楊廣道本朝改今名

忠清道馬韓辰韓之域為百濟所有唐時置都督府後新羅并之

麗時分為中原道河南道又合為關内道恭愍時稱忠清道本

朝因之

全羅道古弁韓地為百濟所有唐時置都督府後新羅并其地分為

二府後為甄萱所居麗朝滅之成宗分為江南海陽二道顯宗

合為全羅道本朝因之

慶尚道古辰韓地北為辰漢南為弁韓後并為新羅所有麗祖置東南道忠肅王定為慶尚道本朝因之

江原道古穢貊地為高句麗所有漢時稱臨芚郡新羅并之麗明宗時稱春川道或稱東州道辛禑時稱交州江陵道本朝改今名

黄海道古馬韓地為高句麗所有漢時為樂浪郡所管唐時置都護府麗時稱西海道以黄州等地屬關内道本朝稱豊海道 太宗時定今名

平安道古朝鮮地為高句麗所有漢置樂浪郡新羅并其地右高分

置浿西十三鎭高麗成宗時爲浿西道後稱北界肅宗時稱西北

面本朝因之

咸鏡道古沃沮地爲高句麗所有漢置玄菟郡唐置都護府羅時隷

須州沒於渤海爲女眞所據麗時復其地成宗時稱朔方道文宗

時稱東北面後咸州摠北又沒於女眞睿宗遣尹瓘逐之明宗時

稱須州道高宗時和州以北附于元元置雙城府凡十九年恭

愍時復之復號東北面朔方道 本朝太祖拓地至豆滿定爲

永吉道又改咸吉又改永安道後又改今名

開城府扶蘇蜩冬比忽兩郡名麗太祖都 廣州百濟溫祚王都 江華麗

高宗避蒙古兵入都 仁川溫祚兄沸流都 稷山古慰禮城溫祚避琉璃

來都 公州古熊川郡 百濟文周王都 扶餘古泗沘郡 百濟聖王來都 全州今完山郡 甄萱都 益山郡金馬 箕準都 慶州新羅赫居世都 鉄原弓裔都 濟州古耽羅國 金海古駕洛國 高靈古大伽倻國 東萊古萇山國 義城古召文國 清道古伊西國 慶山古押督國 尚州古沙伐國 開寧古甘文國 咸昌古古寧伽倻國 咸安古阿那伽倻國 固城古小伽倻國 星州古碧珍伽倻國 安東古昌寧國 江陵古穢國 三陟古悉直國 春川古貊國 鬱陵島古于山國 成川古松讓國 寧邊古荇人國 龍岡古黃龍國

四郡 樂浪今平壤 臨芚今江陵 玄菟今咸興 真蕃今咸

鏡北蕃胡地

二府　平州府即玄菟真蕃　東府都督府即樂浪臨芚我東山水甲於天下山則白頭祖於諸山而為長白自長白南走為金剛太白俗離智異漢拏西走為妙香九月等山水則漢之南有白馬洛東漢之北有臨津大同鴨綠豆滿等江此外若峙若流皆其枝派也世以金剛智異漢拏為三神山唐詩神仙山在東海東者是也

靺鞨在我國北界本肅慎氏遺種俗稱野人其中有生女真熟女真我國平州僧今俊遁入生女真生子古乙其後國號金執徽欽北歸後為元所滅其後又強大稱後金得瀋陽改國號清入帝中國

赴京道路自　王京至義州一千一百八十六里自義州至皇都二千十二里

鴨綠江抵遼東中間曰東八路白顏洞俗傳元伯顏駐兵之地鳳凰城金石山八道河皆所經也遼東為大都會華表柱廣祐寺白塔望京樓在焉世言慰地敬德所建海州尉乃管寧舊居安市城在遼東云而今不詳其處鞍山即唐太宗駐蹕坮三叉河即遼東三國時高句麗之界其西則古遼西郡醫巫閭山即幽州鎮山廣寧蓋亦幽州之域也山有聖水盆叅議賀欽居之故址存焉山海関為薊遼咽喉望海亭桅其角形勢甚壯永平府漢右北平地即李廣射虎處也灤河二水作燕尾形河上有孤竹城城中有夷齊廟玉田古無終陽地雍伯種玉之處薊州古漁陽城外有禄山橋城中有獨樂寺寺有八金佛崆峒山軒皇問道之所薊門烟樹為燕坮八景之一皇城內

有紫市乃文丞相死處今國子監所經過賣薪處是也皇城東路左有三忠祠三忠謂諸葛武侯岳武穆文丞相也黄金台在皇城迤西三十里里云

四祖肇基王迹

我祖璿系全州李氏始祖新羅阿干諱（妃慶州金氏軍尹殷女新羅太祖十世孫英宗辛卯設肇慶殿於全州）侍中諱　僕射諱　阿干諱　諱（始仕）麗諱　諱　諱　諱　諱　諱　戶長諱　戶長諱　大將軍諱　內侍執奏諱（夫人文氏侍中克謙女）戶長諱（夫人李氏上將康濟女）寔為　穆祖　皇考妣

穆祖仁文聖穆大王諱　仕麗為宜州兵馬使仕元為南京五千戶所達魯花赤（宜州德源）德陵（咸興西北四十里）

東閣雜記曰慶興赤池中有圓峯高三十五步四面沮洳人未易行德陵在峯上中國人來相之曰必有子孫興王者至

太宗十年因野人之亂遷于咸興

妃恭孝王后李氏千牛衛長史公肅女　安陵（全上）

東史曰初　穆祖居全州時有山城別監到州納　穆祖所幸妓因而搆釁知州怒　穆祖語侵知州欲聞于朝發兵圖之　穆祖徙三陟民之從者百七十餘家後新除按察使卽山城別監也穆祖聞其至挈家浮海宜州（德源）居焉百七十家又從之移幹東地爲宜州兵馬使以禦元兵元散吉大王來屯雙城（今永興）請　穆祖降元不得已率金甫奴等降元時麗高宗宋理宗時也爲元五千戶所達魯花赤達魯花赤元官名也東北之民咸歸心王業之興自此始（幹東慶興東三十里）太祖以三陟　穆祖外鄉陞爲府世傳　穆祖

考陵在三陟蘆池洞 妣陵在東山云 成宗時脩等中止盖久遠
無徵也 仁祖庚辰年間朴之英以三陟陵寢事進夢書云知其
處云備局啓曰太白山蘆洞 穆祖考妣陵寢之言未知根
於何處而自太祖至 宣祖屢求不得昨年李明漢為江監
承 命往審其所上蘆洞圖形不似尋常之塚在 成宗朝
盖求得此地只禁樵牧不為封植及 宣廟朝監司鄭澈請
加封植其時議大臣只依 成廟故事盖未敢保其真的也三
陟近境民間相傳以為 成廟所得非真蘆洞實在黃池
之上有人偷葬其中云 宣廟因三陟府使鄭式疏一番大
索盖昨年來覔所尋之地不過 成廟所已得而疑不敢决

處云眉叟記言陟州誌曰輿覽云　穆祖皇考墓在府西四
十五里蘆池洞　皇妣墓在府西三十里東山地理誌亦云又
古吏金允直私藏古事有曰正統間我　世宗時監司李審
承　教問墳墓所在古老人高鳳生曺興保崔山鳳欣萬妻
山德等所告亦曰考墓蘆洞　妣墓東山弘治我　成宗時宗
簿寺承　傳移本道親審兩　墓頹仆形止以啓明年庚戌
令本道築塋域我有命毋封築守護而已嘉靖中我　明宗
時因監司尹仁恕啓令每年奉審置四戶守護萬曆初有
正兵林蒙驛吏金守戒等希望恩澤造言以爲兩　墓俱
在黃池上石物皆在又武人姜士龍上疏以實其言經筵官李

潑金玏等請搜訪山中事皆虛僞竟不得其實然自此蘆洞二
墓守護奉審之禮因廢今八十餘年又有一說 皇妣鄭氏墓
在平昌此傳說誤也考族圖考妣李氏 考諱公肅 妣突山
郡夫人鄭氏兩墓在平昌又非所疑也 穆祖舊宅遺墟在蘆
洞東山之間各五六里垣礎尚存又村老人相傳宅基宅田況
墓墳所在乎本府自 太祖太宗以郡陞府加賜犀帶於府司
藏之至今傳者以為 穆祖外鄉故也三陟平昌非但為后妣之
鄉亦安知非墳墓之鄉而為之加賜也傳采古事以附孫夫人實
記

翼祖康惠聖翼大王諱 誕降于德源府南赤田社元龍封千

户 智陵 安邊南三十里瑞谷縣

妃貞淑王后崔氏籍登州户長基烈女 淑陵 文川東草開社行是時社絶仍変此

龍飛御天歌曰 翼祖承襲千户威德日盛諸千户忌而謀害乃

謬告曰吾等將獵北地而来過期不来 翼祖往奚城聞道渇

欲飲有老嫗洗椀進水曰公不知乎此處人請兵而去 翼祖遑

遽而返使家人乗舟順豆滿江而下期會赤島 島在慶興四十里 自與

孫夫人至慶興後峴望見韓東野賊旗彌滿 翼祖與夫

人至海岸自岸赤島水廣六百歩所期舟未至忽水退 翼

祖與夫人共騎一白馬而涉水復大至賊至不能渡 翼祖

遂陶穴而居後還德源居改名赤田社慶興之民從之如

帰市又徙咸興松頭里

度祖恭毅聖度大王諱　誕降于咸興松頭里蒙古諱學顔帖木兒贈贊成事　義陵咸興雲田社

妣敬順王后朴氏籍文川元朝宣授千户本朝贈侍中先女

純陵咸興府東三十里東溟社

北關志曰　翼祖與貞淑禱于襄陽觀音窟夜夢衲衣僧告曰必生貴子其名善来未幾生度祖小字曰善来　度祖自咸興還赤田社居焉　度祖時門扉至今至今藏于庫府　北關志曰　度祖善騎射一夜夢有人曰吾乃某池龍也某龍欲奪我居明日當與格之幸救我彼白而我黃也明日　度祖手弓而

徃二龍宛轉水面一矢正中白者池水盡赤夜又夢告曰必厚報

於子孫見之云池名赤以此也一云此是　穆祖事云　三男三女一

男興贈兵判二男　桓祖三男宣完山伯一女大將軍文仁永二女

達魯花赤金馬粉三女詐重

桓祖淵武聖大王諱　蒙古諱吾魯思不花仕榮麗祿大夫判將

作監事朔方道兵馬萬户贈侍中元至正庚子昇遐壽四十

六　定陵咸興東十里帰州洞

妣懿惠王后崔氏籍永興元朝宣授千户贈判門下永興伯清孝

公閑奇女　和陵上同一男　太祖大王一女貞和宅主麗三司左使

趙仁壁

次妣李氏一男元桂麗将作判事重大匡封完山君

次妣定安翁主金氏一男和麗同知密直事本朝封義安大君

東閣雜記曰 太祖潜邸與庶兄元桂庶弟和友愛至篤迎和母金氏至邸事之甚勤進見常跪階下初 桓祖薨元桂自以為嫡嗣忌 太祖與其妹康祐妻欲作亂不果 太祖不以介意待之如初康祐妻家貧 太祖資其生業元桂坐殺人死撫育諸孤開國後元桂子拜高官即完山君天佑也 牧隱所撰判将作監事神道碑略全州之李氏大姓也将軍生 豪放有志四方嘗知宜州有惠政以姻婭故移居江陵府之三陟縣蓋樂其土風也既而入中原仕于蒙古氏為南京五千户所達魯花赤生

千户　襲其職元世祖征日本天下兵艘會于海東我忠烈遣重
臣往討焉時千户亦以朝命来會見忠烈王王曰卿本士族忌本
乎今觀卿舉止足知心之所存矣千户生贈賛成事
継志来朝忠肅王贈賫益豐所以勸忠也賛成事娶侍中朴
公先之女於公為考妣公諱　　字　　善騎射繼父之職士
卒樂附至止乙未来朝先王先王乃祖乃父雖在外乃王室今甬
無忝甬祖考將玉汝於成矣𤨆城邉遠命公曰之丙申公来朝
先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密告竒氏謀亂者辭
連𤨆城官吏先王語公曰卿宜帰鎮公即刻倉枚就外合兵逐
小生都景州縣之名悉復其舊曰高州曰耀德曰長平曰元興

曰定州曰咸州是已明年進千牛衛上將軍賜開京第庚子三

月以榮祿大夫判將作監事出爲朔方道萬户兼兵馬使四月

病歿年四十六訃聞玄陵悼甚士大夫咸驚曰東西無人矣男

今爲忠誠亮節翊賛宣威定遠功臣三重大匡三事兼判

典農寺事上護軍完山府院君側室李氏男元桂今爲輔理功

臣大匡完山君令氏男和今爲輔祚功臣同知密直司事判三司

公先娶密直副使韓卿女男曰芳雨前禮儀判書曰芳果推忠

勵節翊衛功臣奉翊大夫知密直司事兼軍簿判書鷹揚軍上

護軍曰芳毅中正大夫神虎衛大護軍曰芳幹前軍器少尹曰

通直郎禮儀正郎知製教曰芳衍從仕郎成均博士女二人皆

紉後娶判三司康允成女男曰芳審考功佐郎曰芳碩軍器錄
事女適大護軍李濟銘曰我考李氏譜新羅大阿干慮敏旣
裸將膴仕多高官五馬遊朔方威惠逦并彰留居樂風土三陟
是故鄉志欲事中原挺身帰大元受命長千夫世德民懷仁
温恭事舊居朝聘何勤勤報本又返始警俗仍樹勳矧我侍
中公玄陵大貴忠天胡奪之亟孰司人彰通有嗣判三司功名
冠一時子孫盡貴顯天道非無知本固葉必茂源遠流斯長銘
詩愧我拙千載垂耿光又全州李氏移居朔方以来墳墓記曰
洪武丁卯令侍中公請余銘其先侍中萬戶之神道碑將樹碑
于首塋又謂余曰吾家譜可考者先生俱書之其墳墓夷爲平地

無從而知之豈不悲哉 五代祖千户公移居朔方以来年代稍遠
其所藏之地皆可知也苟不刻之碑陰又恐吾子孫如吾今日所
悲也先生其終惠爲余義不可辭按其狀千户公墓在幹東
倉今隷開元路曾祖贈贊成墓在安邊府屬瑞谷北原曽
祖妣崔氏墓在文川草閑里東祖贈侍中墓在咸州東雲天
洞祖妣朴氏墓在咸州南松原東考贈侍中萬户公墓在帰
州之原妣夫人崔氏墓在其下嗚呼侍中公之用心周且遠矣
太祖元年追尊四代爲王令奉常寺造主咸興雲田社本宫奉
安四祖位版卽 太祖潛邸也又奉安 太祖及神德位版盖倣漢原
廟也 世祖朝建永寧殿于 太廟西奉 穆祖以下位命權踶蒋撰

穆祖以下肇基之迹名曰龍飛御天歌以為朝祭樂章

聖祖龍潛膺運

太祖在潛邸時當 桓祖之喪未得卜兆一日樵童見緇髡二人在山長者曰下者不過將相上者當生王侯樵童潛告于 太祖太祖急追十餘里懇二僧暫屈遂俱帰苦留一日拜請願得一善地二僧拂衣起曰貧道只雲遊而已錦囊之術未聞也 太祖流淚又一日復請長者黙然少者孚意寧忍負當指一處耳二僧遂與 太祖如其植杖語曰第一穴王侯第二穴將軍地 太祖願取第一長者曰無乃太過而 太祖曰凡人間事欲卜上僅得下故耳二僧曰惟願遂不顧而去蓋長者懶翁少者無學也懶翁指空弟子也又號江月軒即普濟尊者也寧海人姓牙名惠勤母鄭氏夢金色隼墜卵

入懷而生云無學卽妙嚴尊者三嘉人懶翁弟子也入定安邉雪峰
山碑在楊州檜巖　太祖微時有事于七星時有一人夜宿路傍古樹
中夜未半有呼者曰李侍中行淨供于某神吾欲與于其飲君可
同之樹中有應者曰客来不得往少頃又呼令夜諸聖人來臨以
所供飯不潔皆怒去余亦空還云其人詣　太祖告　太祖又齋數
十日當行事夜令其人更宿其樹夜半果有呼者樹中應者又
辭以客良久呼者又来曰所供誠潔諸聖人皆歆一聖人曰將何
報答第一人曰當賞三韓地皆曰諾云其人復告之　太祖心獨喜
自負　芝峯類說曰　太祖潛邸時夢萬家雞唱入破屋中負三
椽而出問山下土窟僧僧曰雞唱爲高貴位身負三椽乃王字也

又問夢花落鏡墜此何祥也曰花飛終有實鏡落豈無聲 太祖感其言建寺于土窟號釋王寺在安邊釼峯山其僧即無學云

東閣雜記曰有僧蹟門獻異書云得之智異山巖石中有木子乘猪下（太祖乙亥生）復正三韓境之句 使人迎之已去不得德源府有大樹枯朽累年先開國一年復條達人以為開國之兆 太祖之為相也夢神人執金尺自天而授曰慶侍中復興清矣而已老崔都統瀅直而少戇持此正國非公而誰 東人詩話曰 太祖嘗有詩曰引手攀蘿上碧峯一庵高卧白雲中若将眼界為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 嘗占一聯云三尺釼頭安社稷一條鞭末定乾坤 舊藏書雲觀有九變震檀之圖建木得子朝鮮九變圖十八子之

說自檀君時有之　太祖平居嘗閉目而坐望之儼然隆準龍顏
身長而聳耳大絕異　東閣雜記曰時有王氏滅李氏興之謠高
麗之季秘而不發有相師澄惠私謂曰人某代王氏而必興乎初
元人求鷹於我國必曰願得如萬戶李某之眼者其英彩可想
及開國後　明太祖詔遣畫師傳而神來　上嫌其短小精悍厚
賂畫師豐嵬以送　明祖斬其工更寫真陳于榻前帝曰雖偏邦
創業之君自是如此矣俄而命執下庭光彩射人故也　麗時東
北巡撫使李達衷立飲　太祖行酒達衷跪飲　桓祖行酒達衷
立飲　桓祖怪問之曰此子誠異人公之家業此子能大之因以其子
孫屬焉後達衷子犯死罪特赦之　太宗爲代言時達衷子嗣學

誠中使其子携進家傳金飾寶釰 太宗與 元敬王后同坐受之
翌日至誠中家謝曰吾儒生何為送寶釰誠中曰寶釰明公所
當用故敢進 太祖嘗至侍中慶復興家復興迎入使其妻出見
且屬子孫曰吾之豚犬公將庇之幸勿忘 太祖或因征討出則復
興每告曰東韓社稷將帰掌握毋憚汗馬之勞克成鎮國之功
太祖嘗幸趙浚家迎入中堂置酒獻 大學衍義大部曰此可
為太平 鄭道傳嘗從 太祖見卒伍整齊密言曰美哉此軍何
事不濟 太祖曰何謂也道傳謬曰謂擊倭耳營前有松道傳請
白而書曰蒼茫歲月一株松生長青山幾萬重好在他年相見
否人間俯仰一陳踪盖知天命所在而促之也 太祖好射大

哨鳴鏑箭有鈴響於苛瑞著鏃之處為哨開小竅矢飛急則
凌風而鳴不用竹而以楛為幹羽之以鶴翎潤而長用麋角為哨
大如梨不類常矢弓力倍常少時從　桓祖獵　桓祖取矢視之
曰非人所用擲於地　太祖拾之揷於箙立於前有一獐出　太祖追
射一箭而殪又一獐出亦如之如是者七　桓祖大悅　東閣雜記
曰　太祖常獵華藏山逐鹿壁高數十尺鹿滑下　太祖策馬亦滑
下至底馬蹶未起即射鹿而斃嘗與佟豆蘭同遊見村婦戴水
盆　太祖以彈丸中盆盆水未出豆蘭嘆泥丸塞之豆蘭嘗欲售
太祖太祖如厠豆蘭射之　太祖坐厠執其矢運發三矢皆執之
豆蘭大驚服自此不敢有異志又與豆蘭逐一鹿遇僵樹鹿從樹

下走　太祖超踰樹上馬出其下即及騎追射獲之豆蘭歎曰公天子才非人所及嘗與禹仁烈同坐有三鼠緣楣而走　太祖取撲頭俾之以爲中之而已不至於傷遂射之鼠與矢俱墜鼠不死而走二鼠亦如之　古論豆蘭帖木兒卽佟豆蘭也賜姓李改名之蘭爲開國佐命功臣青海伯後陪上於永興還于豐壤卽上書出家落髮被緇獨留鬚曰可以表丈夫也有四子皆官顯　東閣雜記曰　太祖勇力絶人咸州有大牛相鬭　太祖以兩手分持之牛不能鬭嘗從辛耦獵謂左右曰今日射獸當盡中其脊是日射鹿四十皆中脊人服其神

太祖嘗讓退不欲上人每射帿視其耦能否籌之多少相等而已麗末官不籍兵諸将各占爲兵號曰牌記大将崔瑩邊安烈等

專欲立威麾下多怨　太祖獨推赤心人皆願屬焉

恭愍壬寅頭紅賊沙劉關先生等陷京王南奔安東　太祖以麾下二千人先登擊之斬沙劉關先生餘賊遁時　太祖在亂兵中躍馬踰城馬不跌人皆神之　恭愍己酉　皇明皇帝告定天下始停立定年號遣　太祖擊東寧府以絶北元元兀魯帖木兒降　太祖以元樞密使拜住等三百餘戶還　太祖之攻亏羅也毀垣中有一裸人與馬俱來即拜住也賜姓名韓復　自庚戌凡儀物服用始倣華制　時元相納哈出入寇　太祖爲東北面兵馬使鬪諸將累敗狀曰賊將一人鉄甲飾以朱旄揮槊突進〻無敢敵者　太祖物色其人獨當之其人果注槊甚急　太祖翻身著馬韉賊將失中隨槊而倒　太祖

即據鞍射殪之納哈出其妻曰公周行天下有如此將軍乎宜避歸
納哈出不從 太祖欲令降之有一將立納哈出之傍射倒之又射納
哈出之馬斃之改乘又射斃之大戰迫逐納哈出急曰李萬户也
兩將何相迫 太祖乃迴騎又射其馬斃之納哈出遂得免日暮
太祖麾軍以退有一賊舉槊欲刺 太祖忽墜馬仰射其腋又
一賊追射之 太祖即於馬上超立矢出袴下 太祖乃躍馬射中其
其膝又一賊甲冑護項面又別作頤甲以便開口周護甚固無隙可
射 太祖故射其馬馬奮躍賊出力引轡口乃開 太祖射中其口
納哈出知不可敵遁去後遣人通好于朝遺鞞鼓一良馬一于
太祖蓋心服也辛耦時黃淑卿往聘納哈出曰李將軍無恙乎

眞天才也納哈出之妹在軍中見 太祖神武心悅之曰天下無雙 桓
祖嘗入朝元稱道 太祖之全才至是納哈出曰李諱言有才子果不
誣矣 辛耦時倭寇咸州北青等地 太祖往擊之有松在七十歩許
太祖曰射第幾枝第幾箇松子七發七中明日卽至賊所賊遥
聞騾聲大驚曰此李諱硨磼磥也 太祖呼謂曰今主將李萬
戶也汝其速降賊曰惟命是從方議降 太祖因其怠擊破之
辛耦丁巳倭寇西海道沈德符等敗績 太祖將戰置兜鍪於
百數十歩之外射之卜勝負三發洞貫戰於海州之東亭大破之
初御大羽箭二十及戰破餘三矢謂左右曰吾皆射左目眦執視
之皆驗矣 耦己未倭入寇下三道 太祖擊倭踰雲峰有一賊年

纔十五六驍勇無比乘白馬舞槊馳突稱阿只拔都被甲帶銅面無隙可射 太祖謂李豆蘭曰我射兜鍪頂子令脫汝便射之正中兜鍪纓絶豆蘭射殺之遂大破時倭賊五百艘入寇九元帥敗二元帥死中外大震及 太祖振旅而還崔瀅率百官設彩棚迎天水寺曰三韓再造此在一舉牧隱詩賀曰掃賊眞將拉朽同三韓喜氣屬諸公忠懸白日天收霧威振青邱海不風出牧華筵歌武烈凌烟高閣畫英雄病餘不得參郊迓坐詠新詩頌島功 元奇賽帖木兒將處明驍勇 太祖欲活之使降射拂兜鍪又射脚曰若不降射面處明叩頭降每感恩見矢痕必流涕力戰立功 東閣雜記曰趙武元將也 太祖惜其勇不用鐵矢以樸頭射中數

十武下馬拜終身服從後爲工曹典書　僧神照居雉岳覺林寺豪勇過人從之　太祖雖不食肉每進膳割之開國後封奉利君　東閣雜記曰耦壬辰女眞胡拔都入寇端州　太祖破之回至安邊有二鴿集桑樹　太祖射之一發二頭俱落路邊二人耘即韓忠金仁贊也嘆曰善哉都鴿之射也　太祖笑曰都鴿之射吾已過矣因命二人取之食備飯以進爲開國功臣　東閣雜記曰　太祖所御馬八曰橫雲鶻產女眞走納氏平紅巾頭所御中二箭曰遊麟青產咸興從元刺戰海州棲雲峰時所御中三箭三十一歲而死作石槽埋之曰進風鳥產女眞中一箭曰發電赤產安邊曰龍騰紫產端州海州平倭賊時所御中一箭曰凝霜白產濟州鴨綠回軍時所

御日獅子黃產江華煤島智異平倭時所御日玄豹產咸興兔洞
平倭時御　世宗朝命護軍安堅圖其形集賢諸臣製賛　初恭
愍十九年庚戌始行洪武年號至甲寅恭愍為洪崙崔萬生等所弑
李仁任立辛耦為王耦三年丁巳改行北元宣光武年號戊午復行洪
武年號時沈德符回自京師聖旨曰高麗國王顓被奸臣所弑
後差人之來皆言嗣王之使未知王之端的拘使詢由又三年矣今
歲貢馬一千匹貢金一百斤銀一萬兩細布一萬疋歲以為常方
乃王為真而朕無惑矣否此必殺君之賊肆侮於我邊時帝以本
國弑君殺使貢不如約杖流使臣金庾洪尚載金寶生李子庸等
于大理癸亥鄭夢周偕道表進帝優禮之放送金庾等丙寅鄭

夢周又如京請減歲貢聖旨曰中國豈倚此為富欲知三韓之誠詐矣今朕削去歲貢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　東閣雜記曰恭愍薨天子每徵大臣入朝皆懼不敢行牧隱李穡自請行以　太祖威德日盛恐未還有變謂　太祖非親朝公之忠無以白於天下　太祖曰我擇一子從公猶吾往也　太宗充書狀及半洋山即田橫客五百自殺處颶風舟幾覆　太宗神色自若竟得全歸　時北元通使有夾攻　大明之意崔瑩李仁任池奫主事元鄭道傳朴東尚主事明尚衷為仁任所忤杖流埜隱田祿生上書斥北元使亦榜死惕若齋金九容以斥北使上書諫執至京師流配

南溪集曰高麗事元幾百年恭愍戊申　皇明太祖遣使告之

天下鄭夢周首倡大義力請歸附乙卯辛禑立北元遣使來李仁
任等欲復事元夢周等抗章論列皆杖流或謂元雖夷狄高
麗既定君臣之分不可背之此大不然華夷之分春秋第一義設令勢
窮不得已事之豈可甘心不思出幽遷喬乎
禑九年賛成金庾以聖節使入朝 高皇帝曰汝先國王無子朕所知
也今王誰之子也庾不知辨及還鞠死時權近朝京帝聞變王為
辛見近詰問之又降責詔近受還不敢出禑聞天朝疑已遂憤怒欲
犯上國 初大明以鉄嶺迤北本屬于元并令歸之于遼東至是崔
瑩勧禑攻遼 太祖極言不可禑不聽進次平壤加崔瑩八道都統以
曺敏脩為左軍都統以 太祖為右軍都統禑與瑩留平壤命

左右都統進軍時洪武二十一年禑十四年戊辰四月也五月左右軍
渡鴨綠江次威化島因雨水留屯 太祖謂諸將曰若犯上國生民
之禍立至矣盍與公等見上陳禍福除君側之惡乎六月回軍 太
祖乘白馬御彤弓白羽箭立於岸軍中相謂曰古今安有如此人乎
時霖雨水沒漲師既渡大水驟至全島墊沒人皆神之時童謠有
木子得國之說軍中皆歌之諸軍來屯近郊數瑩罪請去之禑不從
募兵守四門 太祖由崇仁門入達黃龍大旗由善竹橋登男山瑩奔
花園禑所在處諸軍圍花園請出瑩遂毀園欄入執瑩流之趙仁
沃等請瑩罪瑩時年七十三臨刑曰我平生若有貪慾之心墓上生草
不然則不生矣死之日街巷皆爲流涕墓在高陽至今禿赭人謂赤

墳安純十歲蔭補判官舉進士十八中司馬崔瀅卽其進士座主也
瀅誅兩漂積屍中安寧一童物色求之時年十八也中麗末科入
我朝賓成主人　東海樂府曰麗有元宗事元忠烈王尚主忠宣
以下皆元外孫也　大明初興一時議論多以不可輕絕北元為言及崔
瀅當國決計攻遼秘史言當時我　太祖功名日盛且有李氏當王
之讖瀅忌之無辭加之使攻遼渴罪於上國以除之遂生此計云此實
大誤安有空國以兵授人欲危人而自安反中其禍者乎豈但一時不
保而已無奈耄而昏乎　耘谷元天錫以崔瀅被刑為題詩曰水
鏡埋光柱石頹四方民俗盡悲哀赫然功業終歸朽確爾忠誠死
不灰紀事青編曾滿帙可憐黃壤已成堆想應杳杳重泉下掛

眼東門憤未開獨立朝端無敢干直將忠義試諸艱為說　六道黔黎
望能致三韓社稷安同烈英雄顏更厚未亡奸媿骨有寒更逢亂
日誰為計可笑時人用事奸我今聞訃作哀詩不為公悲為國悲天
運誰能知否泰邦基未了定安危銛鋒已折嗟何及忠膽常孤根
未支獨山河歌此曲白雲流水揔噫噫　時恭靖與兄芳雨自禍所
奔至軍前　神懿在抱川滓甓洞田庄　神德在抱川鐵峴田庄　太
宗時為典理正郎在京即走馬至抱川陪　兩后潛行至伊川韓忠
家留七日事定而還　李仁任嘗曰李判三司須為國主澧聞之甚
怒至是歎曰仁任之言是矣　東閣雜記曰潛邸里有童謠云西京
城外火光安州城外烟光注來其間李元帥願言救濟黔蒼未幾

有回軍舉時尹紹宗詣軍門獻霍光圖　太祖令趙仁沃讀之仁沃陳復立王氏之議諸元帥守闕請禑如江華百官欲擇王氏曺敏脩謀立禑子昌即仁任姪女謹妃所生也恐諸將違以己李穡爲名儒欲藉其言密問之穡曰當立前王之子遂以定妃教立昌時年九歲李穡又以迎還禑爲請時遷禑呂興金佇崔瑩甥也潛往見之禑泣曰得一力士害李侍中吾事可濟仍授一劒使郭忠輔擧事忠輔佯諾而告　太祖因佇鞫之　己巳　太祖與沈德符池湧奇偰長壽成石璘趙浚朴葳鄭道傳等議禑昌本非王氏遷禑江陵放昌江華翊日迎立定昌君瑤　尹繪上書請誅禑昌於是誅禑昌肅妃崔氏大哭曰妾之至此吾父之過也十餘日不食日夜抱屍哭而宿得粒精舂

供奠時人憐之諫官等論李穡等立昌迎禑之罪鞠于長湍移穡于
咸昌穡子種學等于遠地　初恭愍夢人拔釼刺己有僧救之及見
王泉寺僧遍照貌肖大異之遍照長髮為頭陀名辛旽進封鷲城府
院君領都僉議恭愍嘗憂無嗣一日詣旽家旽指其兒曰願王為
養子卽牟尼奴也王笑而不答然心許之旽為牟尼奴祈福　初旽婢妾般
若有娠旽令執友僧能祐家産子能祐母養之未幾兒死能祐竊取他
兒貌類者養之居一年旽取養于家般若而亦不知非其兒　旽既得幸
於王特貼枕入內以亂宮闈又納金蘭二女又畜妾無數又納奇顯妻奇
顯崔思遠為心服金蘭李春富為羽翼旽自知權盛恐王忌之遂謀
不軌金續上變遂誅之　旽既誅王召牟尼奴納宮卽禑也謂李仁任曰

元子在吾無憂因言有美婦在吽家聞其有子遂幸之乃有此兒 李美冲曰上嘗鑄金使臣注吽家授何只及吽誅林樸曰上幸宮人生子今已七歲吽潛養之使國人不知是亦當誅 恭愍設子弟衛東古輩瀆亂宮闈冀其有子益妃與洪倫合有娠宦者崔萬生告王王喜曰影殿有托吾無憂矣明日殺倫以滅口汝亦此不可免萬生惧是是弑王慶復興欲立宗室李仁任立禑 禑二年般若夜潛入太后宮啼號曰我實生主上何母韓氏也指新創中門曰天若知吾寃此門當頹俄而門自頹異哉金續命嘆曰天辨其父吝或有之未辨其母我未聞也般若竟投臨津 遂睡篇云革命時可疑者禑昌事也若信此吽出則禑之癈也當之宗室昌為稟

牧隱牧隱亦曰當之前王子則辛禑辛昌定非辛氏矣 尤齋撰
牧隱碑銘云史云李某語人曰胡致堂以晋元姓牛而晋臣安焉
不革者必以胡羯交侵若不憑依舊安業能係屬人心吾於辛
氏不敢異議亦此意也云云此淺曲筆豈佐命諸公欲借先生以成厥
昌之為正也歟 象村彙言曰耘谷遺稿直載當時事以辛耦
為恭愍子者此其直筆之尤者耕谷詩主上殿下遷江華元子
即位為題二詩曰聖賢相遇適當時天運循環自此知田畒
豈無憂國意更殫忠戀念安危前王父子各分離萬里東
西天一涯可使一身為庶類寸心千古不轉移新王臨朝舊主遷
萬條海郡但風烟天關正路誰開闢要見明明鑑在前又以之

昌君立王位前王父子以為辛旽子孫廢為庶人為題一詩祖王
信誓應于天餘澤流傳數百年分揀真假何不早彼蒼之
鑑明照然又以前王父子賜死為題一首位高鐘鼎是君恩
半月含饑已滅門一國豈能深景祚九泉難可雪幽冤古風
淪喪時還泰新法清平道益尊且向玉墀呼萬歲願施優
渥及青山又著野史曰吾王之子以為辛旽之子云云蒙村彙
言曰道傳紹宗等倡為非王氏者為忠為王者為逆之説眩
惑人心然而草野草野有比董狐之筆退溪集曰國家萬世
後當從耘谷説　柳嘿好曰王氏龍種也身必有鱗俗傳禑
左脇有金鱗如碁子禑常隱不露在江陵將死袒而示之曰

我非辛也江陵人至今言之 昆侖集曰辛王之辨當以恭愍子為斷或曰牧隱論長湍呈都堂詩云放榜辛朝始出身牧隱明知恭愍子則豈以辛朝形諸吟詠乎曰禑既名旽子而見廢牧老既共聞於策立則詩云然固無怪以當立前王之說觀之則其不敢必其王氏可見麗末之史皆我朝鄭麟趾等所撰疑亂之說無所不有而美沖樸等之言安知其非一脉公論乎 夢囈集云訥齋曰與元忠論牧老心事詩曰先正韓山世已遙人間不朽正堯羲史家東筆公何在昭代凌烟影獨任輔臣丙辰丁巳錄曰史家指當立前王子史也及訥齋撰東國史畧則牧老嘗語致堂論晉元事云此筆亦豈盡牧老心事者皆難言也又云南秋江有

二姓之詩興訥齋冲齋之意同三君子之言顧不足為定論乎
任氏以後始多異説至若龍鱗鄒誕之説尤無可辨　青野漫輯
曰先輩皆以元天錫所記為信史而却有疑端恭愍之嬪妃多矣
終不能一子亦可見王之近於天閹矣如是而謂辛旽婢妾而遽生
子恐無理也旽是妖物安知無移國之計如不韋如也恭愍果幸
般若而生禑至謂仁任曰元子在吾無憂又何關益妃之娠而方始
喜影殿之有托乎恭愍雖失性不必舍己子而以洪倫合所生為後
也然恭愍亦不以禑為己子也所怪者禑雖辛出與倫子等耳何
取舍於影殿之托乎蓋恭愍之不取兄弟子而為此亂倫者專欲
掩人耳目真若己子也禑母則人皆知其旽妾故舍此取彼歟宮

禁事秘又有冲樸云云之說則牧老雖或致疑於心何敢斥言非王子而請立宗室乎耘谷則雖賢只是草野生也何能知近君子所不知處乎毋論謂王謂辛得於流聞又痛本朝論者以辛王為藉口故憤惡為詩豈肯附佐命諸人之論而謂非前王子乎且其所著書無一言及於原初辛王之辨何可以此決千古之疑也 恭愍二年庚午王昉趙胖等還自京師啓曰禮部謂臣等爾國坡平君尹彝中郎將李初來訴李侍中立瑤為主瑤非宗室乃其姻親也瑤與李太祖大王諱字謀犯上國宰相李穡等以為不可即將李穡曹敏脩李崇仁等殺害禹玄寶禹仁烈鄭地等遠流其在貶宰相潛遣我來告云云遂下禹玄寶等于巡軍獄李穡李崇仁權近李

種學李貴生邊安烈李琳鄭地李仁敏等清州獄遣門下評理尹虎等鞫
之忽雷雨大作水溪丈餘客舘門前有鴨脚樹獄官蒼黃攀樹以免王
以水灾放釋之權近詩曰流言不幸及周公忽有嘉禾偃大風聞道西
原洪水漲始知天道古今同鄭道傳等還自京師諭旨契初乱措甫
國朕已断罪云 眙請諫竄禹仁寶等恭讓請遣 太宗子 太祖請
禁眙諫 太祖上書曰臣廢偽立真國人猜忌又立昌迎禑契初同謀之
人辭證已明眙諫自上疏請罪耳今臣禁之是疑臣㗖之也臣不宜當
大任恭讓曰侍中辭職予安敢安此位乎仍泣下書天為言令 太宗注
諭就職 太宗使趙英珪英茂高呂等殺鄭夢周初侍中夢周 忌
太祖威德謀害之時世子奭朝京還 太祖出迎于黄州墜馬不平夢周

聞之喜嗾培諫宜先剪羽翼乃可圖也乃劾趙浚鄭道傳南誾尹紹宗南在趙璞并流遠地將殺之時 太宗廬于齊陵神懿陵聞夢周欲以 太祖入京之日為乱乃馳迎至碧瀾渡告以速行通宵而行未明入京夢周嗾省憲誅請浚等愈急 太宗密請 太祖殺夢周 太祖不從 太宗使李豆蘭殺夢周豆蘭曰我公不知之事何敢為 太宗告于判典客寺趙英珪弟海州牧使趙英茂中郎將高呂判軍器寺李敷伺擊夢周司宰副令卞季良泄其謀於夢周夢周欲觀變托問疾而來 太祖待如初夢周出英珪要路邀馳擊不中夢周策馬走英珪擊馬首夢周墜馬呂軒之 太祖震怒曰吾家素以忠孝聞今擅殺大臣吾欲仰藥而死神德勵色曰公常以大將軍自處何乃驚惧如是也 太宗遣恭靖啓曰

若不問夢周之黨則請罷臣等王不得已下臺諫于巡軍獄命金大衡裴
克廉等鞫之左常侍金震陽曰夢周李穡禹玄寶遣李崇仁李種學
趙瑚㟨臣等劾之流震陽種學及徐甄等遠地放穡于韓州大憲閔
開請夢周黨偰長壽安魯生李茂金瞻等并流遠　恭讓三年壬申台
司藝趙庸曰吾將與李侍中同盟草盟書來列國同盟有之君臣同盟
無可據王曰茅草之庸言於　太祖草以進王將幸　太祖茅同盟衛儀已列
侍中裴克廉等白王妃廢之即壬申七月十二日也王遜原州尋移杆城降
封恭讓君（太祖朝追封王）高麗亡
初麗祖都松京道詵卜曰當享八百年俄而浮圖捲於辰方漢陽三角
山屹然照見道詵乃自失曰彼峯立辰方四百年後當為彼移遂造石犬七

十五頭向辰為吠賊狀果至四百七十五年而亡道詵號玉龍子靈巖人母崔
氏冬月見青苽泛流而下啗之而娠生入唐得一行術　恭讓二年月食太白犯
熒惑熒惑入羽林衛白虹貫日太白犯太微三年鎮星犯紫微出太微又犯
上相四年鎮星犯太微上相月犯太微東藩上相彗見三十日除茀之時天
警如此初恭愍時冬無雪霜降夏天雨白毛虎入京城辛禑時天雨穀似黑
黍小豆蕎麥書雲觀奏飢饉人相食之兆又祭牲自死恭讓時犢入孝
思殿虫食太廟松六月寒風大起如九十月百穀盡死塵沙漲起行路眯
目七月高麗亡　秋江冷話曰王氏之亡也放諸王於海島謀臣皆曰不除恐
有後患使善水人俱舟誘諸王曰教書命置諸君於島中諸王喜爭登
舟舟人穿其舟水沒半舟有僧在岸呼之王氏口占一聯曰一聲柔櫓滄溟

外維有山僧柰甬何僧痛哭而去 王氏之沈海也 太祖夢麗祖服七章

服含憤而言曰予統合三韓功在生民爾若滅我子孫未久反受其報

太祖驚悟乃赦王氏璇源所在一紙姓名王氏逃匿者添一点為玉氏又点

一点為田氏云 或云麗之水英大君墓在坡州其時溺死虛矣甚有靈異

又云帰義君瑀女帰於芳蕃故獨免沈海 太祖教曰自古帝王初定大業

恐前朝苗裔為後患必欲剪除予則不然已將恭讓君徒便閑住族

屬多在巨濟刻日出陸名王康王承寶 太祖元年營麗祖神聖王廟

於麻田後以帰義君王瑀子琨襲封帰義君奉其祀初麗祖嘗遊麻

田仰巖寺為願剎至是命移安麗祖神主以時致祭以鄭夢周一配

食以恵王顕王忠敬王忠烈王成王文王恭愍王祔之後有七廟 太濫之

議只祔顯王元王敍王以下智謙洪儒申崇謙庾黔弼裵玄慶徐熙姜邯贊尹瓘金富軾金就礪趙冲金方慶李芳實金得培鄭夢周十六臣配享 太宗請有誅王氏裔隱民間者 上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誅王氏後非 太祖本意乃敎俾之各安生業 文宗敎曰我朝革命之初待王氏不若古者乃其時謀臣所爲非 太祖本意也名高麗祠宇曰崇義殿秋江冷語曰 文宗求王氏後不得有循禮者變姓爲民與隣人爭田畔隣人告之 文宗卽命爲崇義殿使使主祀置敎官敎王氏子弟升麻田縣爲郡 王太祖畫像在豐基龍泉寺 宣祖丙子遷安於崇義殿 芝峯類說曰崇義殿昔有人偸割祭肉而其夜祭官夢三王列坐殿上怒曳偸肉者斬之翌朝按其人首服抵罪

又有窃帷帳兇用者出未及門四肢如縛不能移一步遂就捕以是邑

吏肅敬將事不敢小懈云

松都有不朝峴 太宗朝設科麗朝臣室五十餘家不肯赴以此名峴

英宗陵章輦過命立碑又有杜門洞 教曰杜門洞子孫皆爲商賈云

另加收用又命祭杜門洞七十二忠臣 象村稟言曰漢都冠蓋俱是

松京舊臣自我朝言之豈非包容之盛德自王氏論之莫非忘君負

國之徒其情狀之可惡者沽直之縱宗也貪上之闇也醞釀之道傳也僞

名之近也白首石璘左右奸細推埋英珪狙擊忠宰使王祖有知豈無

冥冥之誅耶闇與道傳入我朝俱受極刑此亦報應也前朝節臣圃

隱見害於駝橋牧隱又鴆於驪江麟齋被縊於驛舍桑村自靖於

秋嶺治隱耘谷遁村陶隱許埜堂南沙川趙按廉狷徐掌令甄

李參議養中此其表表者尾村黃喜敬庵許稠文貞孟思誠通

亭姜淮伯梅軒權遇獲梅李詹逸溪金自知郊隱鄭以吾石澗

趙云仡之徒難免晩節之譏矣最可惜者權陽村以牧隱門人平日

以理學自處而恬不知愧也　閑居漫錄曰　太祖開國賜宰臣

宴皆前朝宰相也與宴妓中有雪梅才貌過人喜淫特甚政丞

醉戲曰聞汝朝從東家而食暮從西家而宿亦爲老夫薦枕對曰

以東家食而西家宿之賤娼侍事王氏事李氏政丞豈不宜乎政

丞面赤座中噓唏或有墮淚者云

圃隱鄭夢周字達可延日人知奏事襲明之後也肩上黑子七列如

北斗諡益陽府院君文忠公從祀 文廟初名夢蘭恭愍朝連魁三
場擢第一忠孝大節精研性理爲東方理學之祖時喪祭桑門法
先生始倣朱子家禮立廟奉祀建學堂設鄉校爲立教之本革
胡服襲華制爲興化之方 公嘗朝京還海風上使洪師範溺死
公割韉而食十六日帝俱舟取還初大明興請首先帰爲帝所嘉
海東樂府曰 太宗設宴請之作歌歌侑之曰此亦如何彼亦如何城
隍堂後垣頹落亦如何我輩若此爲不死亦如何文公亦作歌送之曰
此身死了死了一百番此身更死了白骨爲塵土魂魄有也無向爲
主一片丹心寧有改理也歟 太宗知其不變遂議除之文忠一日問
病於 太宗察其氣色帰過故酒徒家主人出外階花盛開遂徑入

呼酒舞於花間曰今日風色甚惡甚惡連飲數碗而出有橐鞬武夫衝其前導而過文公顧謂隨行錄事曰落後日小的從大相何可往他耳三呵止不從文公之過害也抱持同死　龍泉談寂記曰孫勿齋舜孝按嶺南巡到永川馬上醉夢一老人衣冠甚偉自稱圃隱曰所居頹廢不庇風雨君其念之孫驚覺詢得遺址立祠　英宗陵幸時歷過善竹橋竪碑　御題道德精忠亘萬古泰山高節隱公十四字　退溪集曰寒岡問曰曺南冥嘗以圃隱為疑鄙意則圃隱一死頗可笑辛禑父子謂王出歟他日放出與焉何也十年服事一朝放殺是可忍乎如非王出則呂立嬴亡從而食祿有後日之事溪所未曉退溪曰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有求過

圃隱大節可謂經緯天地而世之好議喜攻者欲掩耳不得 江上問
荅曰栗谷嘗以圃隱爲忠臣而無儒者氣像盖圃隱非以昌爲
辛氏也亦非不知廢昌之可爭也圃隱若以隻手爭廢昌則 太祖必
曰國人皆曰辛昌汝何獨爲王昌乎其被害當在呼吸間若圃隱
死之日卽麗亡之日也圃隱必托此事姑參其勳俟間欲爲 太祖黨
矣事不諧而遇竹橋之變矣盖栗谷之意以爲國無不亡之國身無
可失之時圃隱之死當在廢昌時不當參立恭讓之勳也故只許忠而
不許儒者氣像也 牧隱李穡字穎叔穡亭子也侍中韓山府院君諡
文靖祀韓山文獻書院寧海丹山書院清州薪巷長湍鳳岑平山
書院 穡亭名穀字中父麗忠肅朝第後擢元朝制科授翰林院時

麗例獻童女於元公言御史坮疏請罷帝納之東還封韓山君密
直提學謚文孝　先生恭愍科又如元應舉對策考官圭齋歐陽
玄擢置第二甲授翰林知制誥東還請内史舍人請行三年喪擢
密直提學兼大司成每坐明倫堂分經提授業經理之學始興圃
隱陽村冶隱門下先生三子長種德密直事早卒種學革命時杖隕
種善年十五八入本朝及知樞密事牧隱居驪州門生來謁引入深谷
人迹不到處終日痛哭曰今日稍豁吾胷云嘗詩曰松軒當國我流離
夢裏何曾有此事又詩曰人情那似物無情觸境年來漸不平偶
向東籬羞菊花真黃花對僞淵明　壬申革命貶衿州道傳欲
置極刑　太祖特原之移置長興放歸韓山遊五坮山　太祖累以手詔

遺中使台之待以故舊禮先生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但將歸骨故山 遂睡篇曰 太祖召牧隱至長揖不拜 太祖降榻迎以賓禮俄而侍講以次進列 太祖陞御榻牧隱昂然起曰老夫無坐處五月三日自驪江乘舟泝江有護送中使宣醞至淸心樓暴殞人皆疑道傳陰之術也世傳牧隱之死顯〻鄭明不愧圃隱云 西厓集曰圃隱如袁餐牧隱如楊彪 象村彙言曰麗末諸賢被禍有數端一指牧隱一指中朝有言立異姓云云立昌當爾國大臣道也 中朝所言實不出於中朝乃其時二心者做出也自唱自和有同鬼語事係廢立人莫敢言機穽之慘未有甚於此時此雖天命有歸假手於權奸致 聖祖啓運而一時忠賢之被誣有延以釀志士之淚可勝痛哉 九庵撰

牧隱碑陰記曰當禑廢黜先生謁禑于驪又嘗以迎禑為請又嘗以立前王子為言道傳執言蓋以此也孔子曰知我其惟春秋罪我其惟春秋吾於先生亦云爾又先生神道銘則河崙所撰也彼其不足以銘先生而以先生係為本朝人其誣甚矣河固不足言而權吉昌近撰行狀亦復如是史亦云麗亡入我朝何其罪先生多而知先生少又曰強引先生為我人似若以是為我朝之重者此非獨誣先生也實所以小我之德也豈所以童觀也歟 象村彙言曰麗史所予奪皆未可信如立昌見禑送燊初三件事為牧隱大罪案使元老顛沛牵移其國彼道傳也紹宗也浚也其得免鈇鉞之誅乎為麗史者鄭麟趾也麟趾終為弒君之賊也 先生謫長湍時耘谷以韓山居被謗為題其詩曰天

寶韜先政令苟有誰如琢復如磨遁未夢謁連三夜記取寬遊作
一歛我國經綸帰火澤山河舟楫困風波天如未喪斯文也繼有匡
人奈我何又曰玉自無瑕事已訛荊人兩刖定非他海東風月應含憤
天下英雄所共嗟萬姓同瞻新日月三朝依困舊山河明知枉直蒼
蒼在瘖瘁衍傾體氣和象村彙言曰詩雖質朴而直書無隠比之
獜趾之史不啻日星螮蝀之相懸矣
麟齋李種學字仲父牧隱仲子官僉書密直司事壬申杖流長沙長鬐
教書使孫興宗受道傳誾嗾居公於居昌茂村驛時年三十二 東閣
雜記曰 太宗傳曰李種學李崇仁一死非其罪實非 太祖之志當國
者枉刑而殺之也命鞫其時教書使孫興宗黃居正鎬命之罪開國

功臣等啓曰鄭道傳南誾嗾興宗居正使受杖之人枉致於死跡雖
有罪其情可恕　傳曰道傳興宗居正席為庶人子孫禁錮南誾
勿論兩司請道傳興宗等依律不允　配享韓山文獻書院全州道鎮
川百源書院九庵奉安文畧曰彝初占隂事以相及英建既成震陽
隨蹈嗟惟先生一心如水既樹臣節亦彰孝意惟圃暨冶志倂事並
方時大變勢崩如土父子同德屹然砥柱　先生臨沒戒諸子勿應我
朝選麗朝大家子弟先生子叔畝被選官判書謚良度曾孫耔左
賛成文懿公號隱庵已卯名賢　先生後孫泰淵官監司少時嘗有一
老人曰我乃汝先祖牧隱也仲子某今子孫失其墓汝是某之後可見某文
集則可尋後泰淵得隱庵所編麟齋詩集跋文云墓在牛峯王後

陵云牛峰卽金川也遂尋得立碑

草屋金震陽字子靜官左常侍家村集曰金震陽麗之忠臣也其

論道傳疏云施刑於不可刑之地求罪於本無罪之人云不可刑　禑昌

父子也本無罪者牧隱父子也若使道傳正刑麗祚其不促矣以圃隱杖

流鄭道傳陰殺之甚矣奸黨之用也

忠靖公禹玄寶以圃隱之黨杖流卒　子洪壽洪命洪得亦被流初玄寶

族人金戩爲僧時奸其奴之妻生一女嫁禹延生道傳之母道傳始仕時

洪壽等輕侮之不署臺省告身道傳常憤怨至是與南誾施其奸

計嗾孫興宗等杖殺其三人

陶隱李崇仁字子安以門下舍人與金九容請却北元使坐流尋釋

官至密直以圃隱黨杖流縊殺有集行于世　象村彙言曰道傳與
陶隱同師牧隱才名相埒道傳積不平入我朝為柄臣令邪人黃居
正為陶隱所配邑宰杖殺之甚矣小人之逞私也
梧隱金士廉官按廉使麗亡居梧根里不赴臨死戒令勿赴掾
桒廉使趙狷浚弟也初名涓麗亡後改以狷蓋從犬之戀主也入青
溪山每登山望松岳痛哭人指其峯曰望京峯　太宗授兵曹典書
冊勳不受命初仕麗至知申事知兄浚有撥乱志泣諫曰我家世世
喬木當與國存亡後知志不可奪故使連接嶺南有詩三十年過嶺
南樓細細梅香勸少留舉酒消憂堪送老先生此外不須求未及還
麗亡痛哭入頭流山　太祖請見以賓主之禮出見揖而不拜命封清

溪一曲等石室使居終不居移住楊州松山仍自號臨死戒子孫曰我死

碑碣勿書朝鮮官子孫各有所疑竟書之其夜雷攻其碑中折只餘

趙公之墓四字

沙川南乙珍叅知政事麗亡遁入紺岳巖窟中　太祖知不可屈環山四面

封之號沙川伯不受終死石窟中

冶隱吉再字再父牧隱門人八歲作石鰲歌禑丙寅登第昌巳巳拜

門下注書知國將亡問去就之義於牧隱牧隱曰我輩大臣與國同休

戚不可去爾則可去也冶隱定去就棄官歸辭牧隱贈詩曰軒冕倘

來非所急飛一箇在冥冥退居鳳溪田廬閉榻攻遼作詩曰龍首

正東傾短墻水芹田畔有垂楊身雖從死無奇特志則夷齊餓首

陽　太宗召授博士公上箋曰忠臣不事二君　上優禮遣之復其家南龜
亭贈詩曰高麗五百獨先生一代功名豈足榮凜凜清風吹六合朝
鮮億載永喜祥　世宗朝召子孫之可用者子師舜赴召公曰汝
教予向高麗之心事汝朝鮮主　魚潛詩曰落落高標吉注書金
烏山下閉門居首陽薇蕨殷遺草栗里田園晉舊墟萬古名垂扶
大義至今人過式前閭生爲男子誰無膽立卒峯巒揔起余佔畢齋
詩曰烏山鳳水恣倘佯冶隱清風更說長嬰婢猶能詩相杵至今
人比鄭公鄉張旅軒詩曰竹有當年碧山依昔日高清風猶竪髮誰
謂古人遥　愚伏集曰南秋江過金烏詩曰辛朝注書吉冶隱秀於清
霜潔於氷又曰鴻毛命輕義重山公此達可知此理達可身經二姓王

杞梓寸朽鑑中疵公身所委惟一君真知篤行誰與比冶隱之登第在禑丙寅注書在昌己巳恭讓即位翊年辭帰秋江之意盖謂冶隱委質辛朝以事恭讓為恥而去也夫禑如為辛出則移國之賊也冶隱乃北面而反正之初為辛立節則其進退為無據金之論冶隱者拈出禑昌事置一邊但曰以麗朝近臣知宗社將亡終身不出則茲為不事二姓也必抑入圃隱事一事二為優劣則窃恐秋江於此非徒謗圃隱乃謗冶隱也青野謾輯曰禑之為辛為王雖未可知冶隱為之服喪則其心必有如耘谷一隊之見謂是吾君之子故不惟立其朝終亦不事恭讓而去此秋江所謂公身所委惟一君者也若圃隱則既事辛禑父子終又厠昌恭九功臣列秋江所謂達可身經二姓王者無怪矣欲論冶隱去就先從冶隱心内知其

為辛為王之如何方可以議其得失矣若使冶隱疑禑之為辛則其不事恭讓之心豈肯立禑之朝乎或其知移祚國賊而惟且菅則只此一着可斷為人愚伏欲以禑昌事置一邊而論冶隱者不知其何說也國朝宝鑑曰恭靖授再博士再上書曰再辛朝登第並仕及王氏復位卽帰鄕今浚仕非再志也云云

耘谷元天錫字子正原州人見麗亂隱居雉岳山下按部錄軍籍不得已赴擧中進士退帰與牧隱諸公酬唱感慨 太宗微時受業屢台不起 太宗枉其廬 天錫避不見 太宗台見當時炊婢賜食物而返至今雉岳下有 御留壇 太宗為上王時特命致天錫以白衣來謁引入 闕內道故舊若平生歡召諸子出見 鄭寒岡癸

耘谷墓曰山有薇蕨薇可以無飢室有琴書可以自怡聘幣慇懃
星宿雍容千古空山一縷清風 海東樂府曰元天錫著書藏蓬
封鎖臨死日子孫非聖人愼勿開見其家藏之廟中至曾孫時宗
族齋會曰先祖雖有遺言歲月已久今可開見遂開乃麗末野
史與國史不同遂焚之惟所著詩二卷在多詠諸事逐題註解辛
禑以前曰國家恭讓以後曰國入我朝則曰新國云云矣
籠巖金澍善山人尹月汀作籠巖先生傳曰先生以禮儀判書如
京還到江聞我朝開国寄書夫人曰忠臣不事二君吾到江無所
容夫人有娠生生名楊燧生女名曰命德仍送以朝衣及靴曰夫人
下世後以此合葬以到江還向中朝之日為我忌日葬後勿用誌

文墓碣其子孫相傳十二月二十二日為先生忌即江上癸書之日也丁酉
秋冊封日本之行有幕官許惟敬者自稱先生裔仍言先生家荊楚之
生三女許即其女婿之一也其家今之無聞於倉卒故人無有知之者
今抹先生七世孫有烊之語撰次其遺事云云 東海樂府曰龍巖還
入中國請與兵問罪帝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難容人力聞爾在
本國何官曰禮儀判書遂給尚書椂終身居於荊楚之間生三女
壬辰天兵來許遊擊者自稱外孫 夫人得男名曰楊普蓋改燧為
普文科宣慰使孫之度大司憲曾孫應箕左相謚文戴荷潭錄曰
月汀龍巖傳曰吳雲東史纂要金尚寓傳大畧相同余扐訂焉我
太祖壬申七月開國遣韓尚質如京其奏文曰陪臣趙琳賚咨國

歸來報云云則韓來到京之前中國已知我邦開國樹也既自中國還
則安有歲暮至江始聞開國之理此是亘宇宙大節安有數百年
無知者文載諸公雖遵遺命不用誌碣此非秘不宣之事豈待有
烽而後人始知哉日本冊封使楊邦亨壬申冬還歸而有烽以為
丁酉秋十餘年之事其案如此數百年前事獨得其案而未知有
烽是何如者而獨怪月汀諸公為其所期　海東諸譜曰其兄濟
歸白巖知平海郡聞麗亡作詩蹈海不知所終云云
掌令徐甄利川人恭讓時為掌令請誅浚道傳等後以夢周黨
杖流革命後退隱衿陽詩曰千載神都隔渺茫忠良濟濟佐
明王統三為一今安在却恨前朝業不長臺諫請罪　太宗曰是亦

夷齊之流也 宣廟朝贈大諫

光山君金若恒前朝司憲執義 太祖推戴之臣誘以建義乃守臣節

終不應 太宗朝贈贊成

左參議李養中革命後遁歸廣州 太宗以潛邸故人特拜漢城尹

不受 太宗嘗幸廣州召與叙舊養中以野服携琴獻魚盡歡而

罷竟不能奪其志

桑村金自粹字純仲魁科監司孝旌不仕我朝 太宗以刑判徵之

至廣州秋嶺自殺立節 後孫察訪積居瑞山富饒多行陰德子

弘郁以海伯直言杖流弘翼丁丑戰亡弘弼曾孫龍淵有度弘郁

曾孫議政興慶玄孫府院君漢耇都尉漢藎

潘南朴尚東字誠夫嘗寄詩林樸曰忠臣義士世相傳宗社 靈五
百年那料奸人能賣國坐令逆黨得安眠不荅恭愍時以請却止元
使忤李仁任杖流道死 肅宗朝流孫文純公與朱文正建白以為有
尊攘之義請賜易名之典西溪世堂其文純書略曰直學先祖殞
身之禍不覺流涕其忠憤所發果為誰歟其將為明乎抑亦麗將
亡禍根在此不忍坐視所詳覆其跡灼然可見圃隱跡意亦無異
同蓋當時之志士忠臣無不痛心於此而先祖尤烈焉今大臣所陳者
皆舉尊攘而畧不及於尊攘之事雖亦近矣而然而高麗之事元垂
百年矣當其強也稱臣及忽而亡曰吾能攘之則於義何如哉鄭文忠
跡意亦當以尊攘自居乎鄭跡曰人情洶洶恐生他變當時忠臣

慮有感化之事蓋已早矣先祖之節義德美播事明一節則其爲麗
之盡忠者顧不足著稱於後世歟先祖與牧圃其忠於麗終始同耳
直以殉節早晩之異見者不察矣後孫文純公世來忠定公泰輔
遁村李集字浩然父唐有五子俱登科公第三也以直諫忤辛旽
旽欲殺公負其父唐遁于永川旽誅始仕判典校事退居驪州
川
懸朝辛陶隱圃隱皆有輓詩孫右相仁孫監司禮孫仁孫子左相
克均領相克培判書克堪左賛克墩克均子世俊父子甲子禍世
俊玄孫文忠德馨克培玄孫漁隱廷立克堪子判樞世佐世佐子
守元守亨守義守貞父子五人甲子禍守元子灘叟延慶守貞子
正憲公潤慶東皐浚慶禮孫浚孫石灘潤雨潤雨孫元禎 任士

洪疾克墩兄弟乃誣以遁村集錄本朝人物下後孫德馨上書釐正

野堂許錦字存中典理寺判書革命後不屈

德谷趙承肅以監務棄歸嘗有詩曰尋春載酒過孤村布穀城

中晝掩門雨後殘花浮花出人間無處不桃源云其清風高致與

吉金烏比肩　孫希文號月溪登科有名於世

埜隱田祿生官門下評理與朴潘陽請却北元使李仁任榜殺之

麗臣入我朝諸人

權近前朝政承禧字子思叔一字可遠號陽村牧隱門人恭愍朝

第十八王怒其年少濫科牧隱對曰其咒將大用不可小之也陽村考

定禮經下論曰淺見錄　太祖開国欲誘納而無其術陽村父禧養

陽村子卽以公主妻之一日 太祖語僖曰近年節義則美矣而汝年
迫未聞來覲篤於忠而緩於孝也禧權辭以對仍從近來近不得
已行至水原禧往見屛人語近卽入城赴闕 太祖以賓禮對之張八
道屛指點曰爲予揮灑以後名勝近製進上卽加知製教權無如
之何拜命而出 耘谷論陽村詩後村子孫見之投火只餘三句賛蓁
楊雄草太玄白日陽村談義理世間何代不生賢 象村彙言曰權近
麗末名大夫也苟使安於放流其名豈下於牧隱諸公哉鷄龍一頌
遽作開國寵臣哀哉惟其有子姓冠冕盛多故人皆曰陽村陽村
有若有德行然甚矣其盜名也 太祖嘗幸鷄龍山召赴行在 命
撰定陵碑文拜藝文提學 帝以表辭倨傲徵撰表人鄭道傳稱

疾不行近曰此表臣潤色之臣當辨至金陵 帝命賦詩賜衣爲稱

老宗秀才奉敕還參佐命功臣文獻錄曰申相國光漢家有陽村

畫像金慕齋跪曰此公於吾道有功矣朱圭庵不拜曰失節人也

子跟官贊成孫孽議政 世祖功臣 菫苑雜記曰權抱制踐陽村

之子牧隱子文景公種善爲抱制妹婿抱制嘗語文景曰君爲牧隱

子而文章不足我是陽村兒而文名又不及君吾兄弟當作燈下不

明契聞者皆笑陽村集五經淺見錄入學圖說行于世

趙云仡號石磵恭愍時登第辭職退居尙州露陰山自稱石磵棲

霞翁佯狂自晦辛禑時爲諫議大夫又退居廣州夢村一日見林

廉之黨妻女遠配有詩曰柴門日午有人開步出林亭坐石苔昨夜

山中風雨急湍溪流泛花来重營板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敝衣草屨過不知為達官也在江陵府妓相戲笑夢侍官寢云石磵曽題詩日心似靈犀意已通不須容易錦衾同莫言太守風情薄先入佳人吉夢中　麗末托青盲不仕入我朝尹慶州江陵二州未幾托病還廣州板橋一日金上洛士衡歷訪欲勸仕石磵穿濶袖布衫草笠長揖不語上洛曰倔強是老故態也石磵騎牛往来廣津施濟行者常自唫曰騎黄牛傍青山鹿鹿乎其身彩一匹布也不直自述墓誌云趙云仡登科佩印五州觀風五道年七十三病終無後以日月為珠璣以清風明月為奠孔子杏壇上釋伽雙樹下古今聖賢豈有獨存者咄咄人間事畢

姜淮伯字伯父號通亭淀陽村受性理學登第至政堂文學入我

朝拜雞林尹都巡問使布衣時讀書斷俗寺手植一梅因號政堂

梅嘗南眞題一絕曰寺破僧羸山不古前王自是未堪家化工政

誤寒梅事昨日開花今日開　子碩德號玩易齋一举不中遂

不復就試學以行爲執義至大憲詩律高古筆法鍾王二子希顔

希孟猶子孟卿官領相希孟子龜孫右相

尹紹宗號桐軒麗朝禮儀判書開國勳

咸傅霖號蘭溪辛禑科開國勳東原君八道伯

鄭摠號復齋麗科開國勳西原君洪武被留大明卒

偰長壽號芸齋麗判三司父遜號近思齋本回鶻人仕元崇文監

丞避兵東来麗末封冨原君　孫循

李孟畇號漢䕂牧隱孫辛禑科本朝官賛成

鄭易號栢亭辛禑科本朝官賛成

趙啓生號杜谷辛禑科　世宗朝两銓文衡　弟末生

朴宜中號貞齋恭愍科本朝恭賛主文

朴淳號思庵麗朝丞樞事　太祖布衣交

李詹號雙梅堂麗科本朝知議政府事　謚文安

閔開號　麗科爲大臣時請罪圃隱

金自知號逸溪麗科

權遇號梅軒近弟辛禑科本朝提學

鄭以吾號郊隱恭愍科本朝贊成主人　子蕃

李行號騎牛子恭愍官大提學謚文節　成獨谷訪之不遇詩曰

德彛不見太平年八十逢春又謝春桃李滿城香雨過謫仙何處

酒家眠德彛行字也

裴克廉麗侍中　鄭道傳麗政丞文學　南誾麗密直副使

趙浚麗三司佐使　南在麗判校寺事　沈德符麗隂侍中

金士衡麗科　趙仁沃麗科已上見

太祖朝相臣　李舒麗科見

定宗朝相臣　趙英茂麗牧使　李稷辛禑科

韓尚敬辛禑科　權仲和麗科　河崙恭愍科

閔霽罷科　李居易罷科　朴訔罷科
柳亮罷科　成石璘恭愍科
太宗朝相臣　鄭擢　權軫　李原　柳寬
黃喜　趙浟　孟思誠　許稠已上罷科